

羅雪堂先生全集 三編

卷十三



羅振玉著

羅雪堂先生全集

三編

(十三)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冊十三目錄

玉簡齋叢書

漢志武成日月表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

湟中雜記

邊略

原序

卷一 防邊紀事

卷二 伏西紀事

卷三 安邊紀事

卷四 靖南紀事

卷五 綏廣紀事

李蒲汀書目

五二一
五一三
五一四
五二三
五二三
五二五
五二九
五三〇
五三一
五三七

玉簡齋

叢書

宣統庚戌
校刊

玉簡齋叢書目錄

漢志武成年月考一卷 大興朱氏舊藏稿本

陽明洞天圖經一卷 影鈔宋道藏本

湟中雜記一卷 舊鈔本

邊畧五卷 知聖道齋舊鈔本

李蒲汀書目一卷 商邱宋氏舊藏鈔本

萬卷堂書目四卷 舊鈔本

也是園書目十卷 舊鈔本

傳是樓宋元本書目一卷 傳研齋刻本

知聖道齋書目四卷 舊鈔本

硯林拾遺一卷 手稿本

都十種二十九卷

三三

漢志武成日月表

海甯陳呂綱

武成逸書也其篇亡於建武之際卽馬鄭諸儒亦不得見
論者未嘗不深惜之雖然在當時則以爲亡也至今時則
不可謂亡而反可謂之存何也劉歆三統厯引武成篇曰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
伐紂又曰粵若來二月旣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又曰惟四月旣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
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呂庶國祀馘於周廟此數
言者其於全書當不能十之一二然讀者可據是以斥梅
本武成之僞則謂武成之篇亡而不亡可也獨是正月三
日有癸巳則四月二十二日不得有庚戌四月二十二日
有庚戌則癸巳當在前十二月三日而不得在正月展轉

推究莫能相通故歆以閏二月解之周武王時閏二月在十三年而不在十一年則移克殷之年以通之然又恐人之議已也則以洪範序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之說證之然又恐太誓序明言十一年武王伐紂之礙已也則移觀兵之事在十一年以避之歆解至此可謂巧矣然試細審之則其誤實多案史觀兵之誓在九年伐紂之誓在十一年梁王云伐紂時太誓聖人取爲尙書觀兵時太誓別錄之爲周書據此則序所謂十一年伐紂太誓八百諸侯者正克殷時事非觀兵時事也觀兵事在九年與十一年不相涉而歆以爲十一年觀兵其誤一史記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大傳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

朝而問鴻範據此則鴻範序所云以箕子歸者猶言因箕子來朝問鴻範耳非謂卽克殷之歲俘箕子歸國卽作鴻範也今歆以十三年爲伐紂而以箕子歸比於以獻武歸以鼓子歸之例其誤二厯法十三年閏二月則十一年無閏而十年有閏今旣明伐紂在十一年則此年無閏於癸巳庚戌之日仍不可通其誤四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夫星辰與日連敘則辰在斗前晨星次於元枵俱在日在析木之日也日在析木之日繫伐商下則一月之於征伐紂正建亥之月也今歆以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隸亥月二十八日以辰在斗柄隸子月朔星在天龍隸子月二日如此則星在天龍之日辰已不在斗柄辰在斗柄之日已不在析木矣豈國語皆

字之義乎其誤五又丙午逮師出泰誓則所逮者諸侯之師也今歆以爲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周正月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以逮諸侯之師爲逮已師其誤六然此尙非其誤之本也誤之本在不知武成之惟一月爲周十二月而以爲周正月蓋以一月爲建子則四月不得有庚戌勢不得不以閏月通之旣欲通以閏月則不得不移十一年爲十三年而凡所引之書傳皆舛矣且旣以一月爲周正月則顯與日在析木之津語相牴牾勢不得不創爲亥月發兵子月武王起行之說以通之而所引之國語大誓解亦錯矣故曰誤在以惟一月爲周正月也或曰周月解惟一月旣南至召誥惟二月旣望越六日乙未洛誥戊辰在十有二月始子終亥與歆義不異今子以一月爲亥月於國語則得矣其如書與逸書何予曰此子不察武

成與二書之異時故也夫史之書月其例有二一爲昇平時之例一爲鼎革時之例時而昇平也諸侯一奉天子正朔不敢稍有改易以自取罪戾況當開國之初乎故周月及洛召二誥必始子終亥也至於鼎革之時義旗已建則彼之正朔有所不可奉尙未踐天子位則此之正朔尙未定而史官有所不敢追書以沒其實於是特爲變例就起兵之月書一月而積數之故二世元年戌月秦之十二月也而以爲沛公始月二年亥月秦之正月也而以爲沛公二月武成之日月義亦如此故一月爲伐商之一月而非周月日南至之一月也二月爲伐商之二月而非召誥旣望之二月也今必以二書之一月二月與武成牽合是猶但明乎漢王正月之建寅而并指起沛之始月爲寅二月爲卯不幾使人齒冷乎或曰一月之爲建亥旣聞命矣四

月之建其寅乎其卯乎以爲寅則與庚戌之日不合以爲卯則一篇之內而書月互異恐非史體願聞其說予曰此當從卯以周於四月已改正朔故也於何見之則於世俘解見之世俘辛亥薦俘殷王鼎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鍾庚子陳本命伐磨新方命伐蜀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以二月甲子步之則辛亥者三月二十二日也庚子者五月十二日也乙巳者五月十七日也乃世俘於乙巳不曰五月而獨曰時四月旣旁生魄豈非改月之明證乎不寧惟是世俘未述一月二月之事而先書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成辟四方者改正朔易服色帝制大定成其爲四方之主而非一國之君也成辟在乙未則前此者並未嘗改正朔而後此者並非侯制也前未嘗改正朔而史追改之是爲誣故必書一月二月而始爲

得其實後乎乙未者已改正朔而史猶仍前例書之是爲亂故必直書四月而始得其真然則以亥月爲一月以卯月爲四月固當日之實事亦史家之定體也又何慮其書月之前後異例乎或曰逸周書周月篇有改正之文則爲改朔作也序云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則改朔乃周公事非武王事也世俘第四十周月第五十一則改朔不在世俘時也此又不然尙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則多士當在多方後不當在無逸前書顧不然始知書之次第別自有說初不可卽以之定時事之先後也尙書且然況乎逸周書且此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云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則此乃時邁旣詠之後史臣追

述周家所以建子之故作爲此書故其書但泛言子之當建而不言改朔之歲其第則在五十一其稱惟一月則直指斗柄建子之候而不與武成同也至以正三統之義屬之周公則尤易見禮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則追王乃武王事也而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蓋主議者周公而施行者武王故兩著之三統之正義亦如此又何疑於周武之不相通乎或曰子之說固然矣古人亦有言之者乎曰有在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十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此建亥之說也本紀又云正月甲子武王朝至於商郊齊世家亦云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此建子之說也建亥建子之說定而四月庚戌之建卯不言可知矣夫一月戊午見於序二月甲子見於武成史遷曾從

安國問故則序與書定熟悉於胸中而史顧云爾者豈忘之哉蓋史遷通星厯者也知日在析木之爲建亥則知序所謂一月戊午者非建子之一月知四月二十二日之爲庚戌則知書所謂二月甲子非建丑之二月而又恐後人之以一月爲子二月爲丑也故奮筆改具以清千古之糜眼乃遷旣清之而歆復昧之韋昭之注國語徐廣之注史記又皆踵歆說之謬而不顧本文之安遂致武成之日月千古長夜不亦謬哉惟是逸書之武成今已殘缺而世俘之首尾與武成脗合故借其書作日月表以告世之讀武成者

武成日月表

亥月 夏十月殷十一月周十二月

辛卯朔

初二壬辰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世俘文武成同

初三癸巳

若翌日癸巳王乃步自周于征伐商王紂世俘文武

同成

案王辰旁死魄別本作丙辰旁生魄癸巳別

本作丁巳夫旁生魄在丙辰則後月五日不

得爲甲子啟行在丁巳則丙午何以先逮師

戊午何以卽度河反覆推求其爲傳寫之誤

不疑而閻百詩反據別本以疑世俘之僞何

耶

十六丙午

惟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鼓躁師乃怕前歌後

舞大傳太誓篇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天將

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詩大明疏引太誓

案史記云諸侯咸會曰孜孜無怠則所逮者